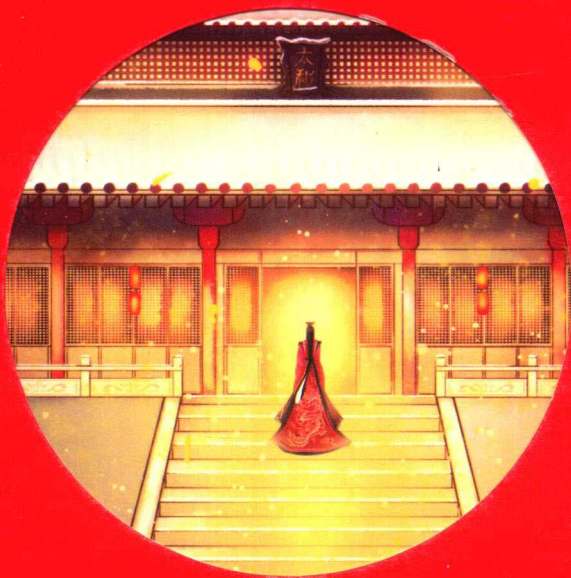


精修典藏

三宫



石章鱼 著

乱世风云中谱写
一代帝王传奇命运
进则生退则死
成王败寇一念之间

玩转三宫六院
一统乱世江山
十里看桃花
秉烛品三宫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精修典藏

三宮

石章鱼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宫 / 石章鱼著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6.11

ISBN 978-7-5171-1854-1

I . ①三… II . ①石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2509 号

总 策 划 :  五泰恒信

选题策划 : 李 艳

责任编辑 : 邓见柏

装帧设计 : 仙境书品

封面插画 : 龙轩静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 : 100101

编辑部 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 : 100088

电 话 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 : www.zgyschs.cn

E-mail 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2 印张

字 数 260 千字

定 价 3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1854-1

目 录

第一章	弑 兄	001
第二章	离 愁	022
第三章	大 秦	043
第四章	美 色	058
第五章	丹 青	080
第六章	认 母	103
第七章	色 动	126
第八章	订 婚	149
第九章	夺 嫡	171
第十章	失 控	194
第十一章	征 途	214
第十二章	济 州	237
第十三章	缘 起	261
第十四章	大 婚	284
第十五章	围 猎	306
第十六章	幽 怨	328

弑兄

第一章

酒是上好的玉瑶春，菜是宫廷第一御厨亲手所制的御膳十八席，宴会之上，大康国四十九名皇子皇孙依次而坐，我位于左首第一十三位，恰恰是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。我的左手旁是皇爷爷的长孙龙祈正，他今年已有三十九岁，鬓角略见斑白。我的右手旁是二十四皇兄龙胤翔，他今年十八岁，刚刚被大康国的圣上，也就是我的父亲歆德皇帝封为安王。

勤王龙胤礼坐在居中位置，他举起酒杯朗声道：“诸位王弟，诸位王侄，今日乃是元宵佳节，我大康在父皇的统领之下，国泰民安，歌舞升平，一派祥和景象，让我们恭祝父皇福寿无疆，早日一统江山！”

勤王府内响起一片欢呼之声，一时间觥筹交错，所有人都显得异常兴奋。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到了希望，此情此景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去年，当时我们是在忠王龙胤学那里喝酒，忠王的声音也像勤王今天这般豪迈，一样充满了希望。他在五十二岁时终于熬走了三位皇兄，成为诸皇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，按照大康长子继位的规矩成为理所当然的皇位继任者，可他的身体却没有成功地撑到现在，去年夏天的时候他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。

如果我没记错，勤王今年已有四十九岁，和我们今天在场人数刚好相同，他的身体一向很好，弯弓射雕，徒手搏狮，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，也许他真的能等到继位的那天。

“胤空！你为何不饮？”勤王留意到呆呆出神的我。

我这才回到现实中来：“五皇兄……我不会喝酒……”

坐在勤王身畔的穆王龙胤尚哈哈笑了起来：“还叫五皇兄，我们马上就要改称太子了！”周围人齐声附和。勤王的脸上不免露出得意之色，他的下颌微微扬起，果真有了几分太子之威：“胤空！你今年有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六岁！”我谦恭地回答说。

穆王再次笑道：“十六岁！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酒可饮三升，酒后还可连御五女……”听到这里，其他的皇子皇孙爆发出阵阵暧昧的狂笑，谈到这种话题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气氛很容易就变得融洽起来。

安王主动维护我道：“诸位皇兄！胤空年纪尚小，况且父皇曾经说过，我们十八岁之前绝不许饮酒，还是让他饮茶吧！”

所有人都记得父皇的这句话，不过原话应该是：皇子封王之前不许饮酒。根据大康律例，皇子年满十八才有封王的权利，所以安王会有此一说。可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自己很难有封王的那一天，当年我的母亲平贵妃只差一步就登上皇后之位，可是后来却忽然被打入冷宫，郁郁而终。

记得她死去的那一年，我才八岁，转眼之间又过了八年。我并不知道母亲的真正死因，父皇自然不会告诉我，按照常理推算，她应该是后宫斗争的牺牲品。母亲死后，我一直生长在冷宫之中，漫长的八年岁月中陪伴我的只有母亲的侍女延萍和太监易安，八年中我仅见过父皇三次，都是在祭天祭祖的时候，而且每次都没有机会和他交谈，也许他根本不记得还有我这样一个儿子。每年的元宵佳节，是我能够和其他皇子相聚的日子，只要一天我们中没有人继位，这种形式就会继续下去。

刚才的插曲很快就结束了，大家马上忘记了我的存在，互相举杯寒暄着，只有我慢慢品味着早已放冷的凉茶。勤王轻轻击了击双掌，大厅之内丝竹声悠然响起。近百名姿容俏丽，垂着燕尾形发髻，穿着呈半透明质薄轻料各式长褂的歌舞姬，翩若惊鸿、婉若游龙地舞进殿内，翩翩起舞，做出各种曼妙的姿态，夺人心魄，叫人目驰神迷。

我也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之中。

乐曲之声渐微，那近百名婀娜多姿的美女齐然向正中聚合，一曲荡人心魄的婉转箫声轻扬而起，诸女长袖曼舞，仿若无数娇艳的花瓣轻轻翻飞于天地之间，她们身上沁人肺腑的花香弥散在空气中，令人迷醉。她们犹如绽开的花蕾，向四周散开，漫天花雨中，一个美若天仙的白衣少女，如空谷幽兰般出现，随着她轻盈优美、飘忽若仙的舞姿，宽阔的广袖开合遮掩，更衬托出她仪态万千的绝美容貌。众人如痴如醉地看着她不属于红尘之中曼妙的舞姿，几乎忘却了呼吸。那少女美目流盼，巧笑倩兮，使在场每一人都心跳不已，不约而同想到她正在瞧着自己。

突然箫声骤然急转，少女以右脚足尖为轴，轻舒长袖，娇躯随之旋转，愈转愈快，忽然自地上翩然飞起。百名美女围成一圈，玉手挥舞，数百条蓝色绸带轻扬而出，厅中仿佛泛起蓝色波涛，少女凌空飞到那绸带之上，纤足轻点，衣袂飘飘，宛若凌波仙子。大殿之中掌声四起，惊赞之声不绝于耳，歌舞姬在众人的赞叹中飘然退场。

勤王忍不住拍案赞道：“此舞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观？”穆王呵呵笑了两声，摇晃着站了起来：“此情此景，皇兄是诗……意大发，我这个俗人却是……尿意大发……我尿尿去也……”

众人见到他的憨态齐声哄笑起来，穆王跌跌撞撞走到我的桌前，双脚忽然一软，身体失去平衡靠在了我的酒桌上，把我桌上的酒菜碰得一片狼藉，我因为闪避不及，身上也被酒水和菜汤沾湿。

勤王似乎也醉了，带头呵呵笑了起来：“你们一个醉了，一个不喝，还是先回去吧……”

我正有此意，慌忙起身告辞。

外面不知何时起飘飘扬扬地下起雪来，穆王摇摇晃晃地走在我的前面，他追赶着前方的歌舞姬。那名领舞的白衣少女似乎预感到了他对自己的威胁，慌忙加快了脚步。穆王急步追了上去，一脚踏住了那少女的白色长裙，少女发出一声娇呼险些跌倒。其他舞女看到眼前情景吓得一个个四散而逃，根本无人顾及她。

穆王发出一声大笑，伸手捉住少女衣袖：“小乖乖！你祖上积德，本王看上你了！”

那少女吓得花容失色：“王爷……求求您……放过奴婢吧……”

穆王拉住她的衣袖用力向怀中牵拉，那少女全力挣脱之下，衣袖竟然被穆王撕脱，露出一段欺霜赛雪的手臂，穆王突然拉空，因为惯性身体不由得向后倒退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倒在地上，那少女趁机向前方逃去。

我上前扶起穆王：“皇兄！你醉了，不如我送你回去。”

穆王一把将我粗暴地推开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身份……不明的杂种！居然敢管本王的闲事！”

血液顿时冲上了我的脑部，我和他毕竟是一父所生，他居然用如此恶毒的话语来咒骂我。我用力咬住下唇，看着这可恶的浑蛋摇摇晃晃地向前方追去。

那少女似乎对勤王府的地形并不熟悉，惊恐之下慌不择路，竟然迷失在后花园中，加之听到穆王在身后不断怪笑，她越发感到惊恐，突然脚下一绊，扭到了足踝，一下跌倒在雪地之上，刚想从地上爬起却发觉脚踝疼痛难忍，根本无力站起。

穆王淫笑着向她逼去：“小乖乖，看来你是想和本王在雪地上大战一场！”

少女挣扎着向后方挪去，美目之中已经是泪光盈盈，充满惶恐之色，宛如一只受惊的羔羊。

穆王猛然向少女娇躯扑了过去，肥胖的身躯将她压在了下面。

少女一边哭喊，一边用力地挣扎着。穆王禽兽般撕扯着她的长裙，他早已被淫欲冲昏头脑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

我确信四下无人，咬了咬牙双手挥起一根手腕粗的树枝狠狠地砸在穆王的脑后，穆王的身体抽搐了一下，然后无力地倒在少女的身上。在我的帮助下，少女推开了穆王肥胖的身体，她的长裙被撕裂了多处，露出晶莹无瑕的雪肤，我脱下长氅为她披在身上。

花园内静悄悄的，并没有他人存在，我这才稍稍放下心来。

望着穆王一动不动死猪般的躯体，我的双目中充满了鄙夷之色，在瞬间下

定了决心，用力抱住穆王的上身向东南角的水井拖去，少女不解地看着我。

我低声说：“快点帮忙，不然我们两个都会死！”

少女用力咬了咬下唇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她帮着我，将穆王的身体拖到水井的旁边，看得出她十分害怕，娇躯不住地颤抖着。我全力抱起穆王，将他的身躯塞入了水井中，听到水花四溅的声音，我才长长舒了口气。说来也奇怪，我杀掉穆王以后，竟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，反倒打心底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少女一张俏脸变得毫无血色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要晕过去，我一把搂住她的娇躯，给她精神上的鼓励：“记住！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！”我的声音异常冷酷，少女颤抖着点了点头，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：“回去吧！”

“可是……其他人人都知道……穆王在追我……”少女提醒我说。

我点点头：“我带你离开！”

“什么人？”园门的方向突然有人大声喊了一句，我们两人的身躯同时一震。只见一名挑着灯笼的仆人向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，我知道他是勤王的总管忠福。当他看清是我和舞女搂在一起的时候，忍不住露出一丝暧昧的笑容，他肯定以为最小的皇子居然背着诸位皇兄干起了偷香窃玉的勾当。

“皇子殿下！有没有见到穆王？”忠福是专程来找穆王的，我迅速镇静下来，装出一副惊讶表情：“他不是去如厕了吗？”

“奇怪了！我并没有在那里找到他！”忠福转身正要离去。

我忽然捂住肚子：“哎哟！痛死我了！”

忠福慌忙来到我的面前：“皇子你怎么了？我去请大夫！”

“算了！还是你背我过去……”我装出极为痛苦的表情。

忠福应了一声，背过身蹲了下去，我一拳狠狠地击打在他的颈侧，忠福一声不吭地晕倒在了雪地上。抱起干瘦的忠福要比穆王容易得多，我让那少女把忠福的鞋子和外衣脱了下来，然后把他也投入了水井中。

少女目睹了我连杀两人，连牙关都打起颤来。

我确信周围再也没有人出现，不慌不忙的，让她穿戴起忠福的衣物后，带领她向园外走去，边走边小心地抹去我们刚才的足迹。来到园外的角廊，人流

渐渐多了起来，她刻意弯下腰躲在我的身侧，好在黑暗之中并没有人留意到她的外貌。来到马廊的时候，刚好看到那帮歌舞姬正登上马车，她们隶属于皇宫乐坊，是勤王专门请来为晚宴助兴的。

等到她们逐一离去，我才带着少女来到我的马车前。这辆马车是所有车子中最寒酸的一辆，外面的彩漆已经剥落多处，露出陈旧的木辕，车上的绵帘也从原来的明黄色，褪换成了一种暗淡的灰褐色。

车夫易安两手抄在棉袄里坐在车头打着盹，我轻轻咳嗽了一声，他慌忙睁开了双眼：“皇子殿下……”他马上留意到我身边的少女，目光中充满了惊疑。

“马上离开这里！”我低声说道，迅速牵着少女冰冷的小手来到了车内。

易安在空中扬起一个响鞭，两匹老马拉着旧车在雪地上缓缓行进，没有人会联想到这辆车内坐着歆德皇最小的儿子，这已经是我能够享受到的最高待遇。车子是当年母亲留下的，岁月流逝，从内饰中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繁华之象。此车原为四驾，可大内总管分配给易安的却只有这两匹老马，以老马之力拉四驾之车，自然吃力许多。

少女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惊骇中完全恢复过来，我向她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：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遇到我的眼光，她慌忙垂下头去：“奴婢采雪多谢皇子相救……”

我淡淡地点了点头：“我并不记得救过你！”

她马上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，苍白的嘴唇因为害怕而抖动起来，这让她显得更加诱人，让人不由得生出呵护爱怜的感觉。我挑起车帘，夜色深深，瑞雪纷纷，无风坠玉，道路两旁处处都是打灯夜游的人群，夹杂着各色商贩的叫卖声，当真是热闹非凡。整个京城洋溢着一片太平景象，身居深宫的我，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了。

前面人潮拥挤，马车已经无法行进，易安在车前道：“皇子殿下，要不要从福生巷绕行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易安，你驾车从福生巷绕过去，在街道的尽头等我，我趁机逛逛灯市。”

易安答应一声勒住马缰，我握住采雪的小手先后走下车去，采雪的手颤抖了一下，我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惶恐，可是她却不敢挣脱开我的手掌。

路人掌灯踏雪行走，远远望去整条长街宛如一条流动的银河。我和采雪并肩而行，也许是周围的祥和气氛感染了采雪，我感觉到她的心情慢慢地放松下来。

路边的灯笼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灯谜，我饶有兴趣地驻足一观，却见一只莲花灯上写有“忧愁幽思作离骚”，猜一七言唐诗。一旁两名秀才模样的青年正在冥思苦想，我淡然一笑道：“似诉平生不得志！”话音刚落，灯下一名葛黄衫老者猛然回转过身来，双目盯住我道：“公子何以想到用香山居士的琵琶行来解此谜？”

我朗声笑道：“前人有言，别解在底，乃灯谜的正格。此谜题面，显然取于《史记》本传，指的是楚国大夫屈原，于楚国屡败于秦，怀王主张不定，楚国内部亲秦派势力抬头，他的抗秦立场不受采纳，见于怀王之际，发出感叹‘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’！香山居士的《琵琶行》，说的是琵琶女透过‘弦弦掩抑声声思’的乐声，来诉说自己不得志的生平遭遇，与屈原当年境遇又有几分相似。”

那老者赞道：“公子果然非同凡响！”他将那莲花灯亲手摘了下来送到采雪手中，微笑道：“花灯赠佳人，也算是风雅之事。”这老者目力非凡，已经看出采雪乃是女扮男装。

采雪俏脸微红，越发显得娇艳不可方物。

老者又道：“公子破题如此出众，不知对对联可有兴趣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老先生请讲！”

老者道：“今年初一之时，老夫偶然得到一幅上联，苦思多时，一直未能对仗工整，还请公子指点一二。”

只见他直起腰板，朗声吟道：“五百里滇池，奔来眼底，披襟岸帻，喜茫茫空阔无边。看：东骧神骏，西翥灵仪，北走蜿蜒，南翔缟素。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。趁蟹屿螺洲，梳裹就风鬟雾鬓；更萍天苇地，点缀些翠羽丹霞，莫辜负：四围香稻，万顷晴沙，九夏芙蓉，三春杨柳。”

我剑眉微皱，没想到这闹市之中竟卧虎藏龙，这看似平凡的老者居然胸怀如此才学，我来回踱了几步，这上联长九十字，气势恢宏，豪气万千，一时间又怎能对仗得如此工整。

就在此时，采雪突然柔声道：“老先生果然是学富五车，我家公子以前曾经教给奴婢一些对仗之法，小女子可否替公子一试？”

那老者笑道：“有道是巾帼不让须眉，小姐但试无妨！”

我看着采雪成竹在胸的样子，心中一动，难道她竟是一位秀外慧中、才学出众的才女？

采雪轻声道：“数千年往事，注到心头，把酒凌虚，叹滚滚英雄谁在？想：汉习楼船，唐标铁柱，宋挥玉斧，元跨革囊。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。尽珠帘画栋，卷不及暮雨朝云；便断碣残碑，都付与苍烟落照。只赢得：几杵疏钟，半江渔火，两行秋雁，一枕清霜。”

此联一出，我听得是目瞪口呆。

那老者的惊异不在我之下，过了许久他才一揖倒地：“小姐惊世之才，直让老夫汗颜。”其实应该汗颜的又何止他一个。

采雪慌忙搀起老者道：“老先生折杀奴婢了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何来惊世之才，老先生快请起来！”

我们这边的动静引起不少路人的侧目，那老者干脆舍了灯摊，拉住我的手臂：“公子请跟我借步一谈！”

我对这老者也充满了好奇，和采雪跟在他的身后，来到前方的桥头。

桥头的一角摆着一个测字摊，因为处在灯摊的后面，不易被人看到，再加上河边寒风凛冽，根本没有人去光顾那里。一个穿着破烂长袍的测字先生趴在摊子上面，似乎已经熟睡。

老者拍了拍他的肩头，语气有些激动道：“曹先生，上联已经对上了！”

那测字先生伸了一个懒腰，一双细眼懒洋洋看了看我：“对上了又有什么稀奇！”

老者有些尴尬地看了看我，歉然解释道：“我家先生脾气怪异，公子千万莫

要生气。”

那测字先生注视我的目光猛然变得异常明亮起来：“公子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顾盼生辉，左辅右弼，显然是帝王之命！”

我内心一震，刚才对他的那点怨气顿时变得无影无踪。老者搬来木凳，我在那名测字先生的对面坐下：“敢问先生高姓大名？”

测字先生笑道：“鄙人姓曹名睿，虚度四十有三。”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盯在我的脸上，过了许久方喟然叹道：“公子之相实非在下所能判断！”

我笑道：“曹先生有什么话，尽管明言。”

曹睿道：“我送公子一个字！”

他伸出干枯的手指沾了沾墨汁，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囚”字。

我不解地望向他。

曹睿道：“此字还请公子好好保存，日后必有用到之时。”我小心地将那张纸折好，放入怀中。曹睿这才看了看采雪：“这位姑娘双目之中充满惊惶之色，显然刚刚经历某种触目惊心之事。”

采雪轻轻啊了一声，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把螭首低垂下去。

那老者道：“曹先生，刚才对出对子的就是这位小姐！”

曹睿点了点头，叹道：“看来曹某人也有走眼的时候。”他从测字摊下拿出一张古画：“曹某曾经受朋友所托，将此画送给能够对出此对的有缘之人，既然这位姑娘将对联对出，此画理应归你所有。”他把古画交到采雪手中，转身和那老者飘然而去，竟然再也不看测字摊一眼。

我和采雪来到街道的尽头，易安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我们再次登上马车的时候，采雪的情绪已经平复了许多。

我向易安道：“去东条大街！”

易安愣了愣，马上问道：“皇子殿下是不是想去找延萍？”

“是！”我的回答简洁而明了。

延萍是在正月十三离开的皇宫，我准了她七天的假期，让她探望她的母亲。

我之所以选择去找延萍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安置采雪。

我杀掉穆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样复杂，杀死穆王纯粹是一个意外，如果不是他恶毒地咒骂我，也不会激起我的杀心，正常情况下，我绝不会为了一个歌舞姬冒这么大的风险，还有一件出乎我预料的事情，和采雪相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时辰，我却感觉到她的不同寻常。

我之所以杀掉忠福，是因为他目睹了我和采雪站在井边，只要穆王的尸首被发现，很容易被人联想到我才是杀死穆王的真凶，所以我别无选择。其实我当时甚至想到连采雪一起杀掉，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我最终还是放弃了。

采雪抱着那幅古画，娇躯仍旧在瑟瑟发抖，这次是因为寒冷，我把大氅脱了下来，为她披在肩头。采雪垂下头去，却没有拒绝。

“小安子！你怎么来了！”外面响起延萍姑姑的声音。

易安笑着回答说：“不单是我，小主人也来了！”

延萍慌忙在车外恭恭敬敬道：“奴婢不知皇子殿下到来，失礼之处还望恕罪！”

我的唇角浮起一丝淡淡的笑容，整个皇宫之中对我这么尊敬的也只有他们两个。

我和采雪从车上下来，进入延萍那座古老的院落，延萍也曾经是官宦之后，因为祖上得罪了朝廷而被降罪流放，直到入宫沦落为宫女，我母亲才帮她赎回这座老宅，并把她的母亲安排入住在这里。

延萍看到采雪也是一惊，我压低声音道：“她是我刚刚买下的奴婢，让她暂时住在这里。”

我既然发话，延萍自然不敢多问，她牵住采雪的纤手将她引入内堂。

我和易安暂时在客厅烤火，采雪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已经换回了一身女儿装扮，亭亭玉立，楚楚动人。延萍借口为我准备夜宵和易安两个往厨房去了，留下我和采雪单独相处。采雪已经猜到了我的身份，在我的面前表现得异常恭敬。

“采雪！你在这京城中可有亲人？”

采雪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“奴婢只有一个哥哥，在战乱中已经失散多年了！”

我点了点头，表面上一片祥和的大康国并不平静，和周围七国之间的战乱

始终不断，像采雪这种遭遇的女孩更是随处可见，我道：“你先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，等事态平息下去以后，我会派人送你离开康都！”

采雪感激地点了点头，她这样一个柔弱女子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完全把我当成了她唯一的依靠。

我并没有留在延萍家里吃夜宵，皇宫里有皇宫的规矩，午夜前我要赶回宫内，想自由留宿在外面恐怕还要等到两年以后。离开的时候，采雪捧着为我叠得工工整整的大氅来到车旁，我微笑着接了过去，却意外地看到了藏在大氅中的卷轴，原来采雪把那幅古画送给了我，我向她点了点头，慢慢放下了车帘。

我住在清月宫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冷宫，在继承我母亲血统的同时，我也继承了这座冷清的宫殿。清月宫位于皇城的西北角，与它临近的还有淑德宫和仪正宫，前往我住处的时候会先从淑德宫和仪正宫之间的道路穿过。

合上车帘，这个寂静封闭的空间，让我忍不住想起了刚刚被我杀掉的穆王，不过，我的内心没有任何的恐惧感，如果让我再次选择，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，我不容许任何人侮辱我的母亲，不管他是谁！

前面忽然响起了哭声，易安猛然拉住了缰绳，停止了马车的行进，有些惊慌地说道：“小主人！前面是皇上的御驾！”

我慌忙整理好了衣服，从车上下来，淑德宫前数十名小太监和宫女分成两排站立，中间就是我父皇的御驾。易安把马车拉到一旁，我规规矩矩地在一旁的雪地上跪下，等待着父皇御驾的经过。

“皇上！我真的不是存心……”哭泣着的泪人儿是珍妃，去年父皇最为宠爱的妃子，众妃之中以她的美色最为出众，入宫后一直没有子嗣，后来因为私下请巫医做法，被其他妃子告密。父皇以为她妄想加害自己，一怒之下将她打入冷宫。今天大概是想起了旧情，特地来探望她，却不知珍妃又做了什么事情惹他生气。

珍妃哭着扑倒在雪地上，父皇看都不看她一眼，大步向我走来。

康史歆德皇传——歆德皇，大康国泰阳中府人，姓龙氏，名天越。父曰明公，母曰方姁。歆德皇身长八尺，神力惊人，有缚虎搏龙之力。

我不知道父皇是否真像传说中那般神勇，不过他的体魄强健是毋庸置疑的，他今年应该已经七十三岁，表面看上去还仿佛是五十多岁的样子，甚至比我的许多皇兄还要显得年轻许多。

当父皇经过我的身边时候，我大声道：“儿臣胤空祝父皇福寿无疆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歆德皇停下脚步，如果不是我大声的祝福，他根本不会留意到跪在雪地中的我。

“你是……”他一时间想不起来我到底是他的哪一个儿子。

他身边太监总管多隆低声道：“圣上，他是您第三十一位皇子胤空。”他缓了口气又补充道：“平贵妃所生的儿子……”

歆德皇轻轻哦了一声，向我的面前走了几步：“胤空，你抬起头来！”

我遵命把头抬起，一双明澈的双眸充满敬意地望向父王，虽然这只是我的伪装，可是我目空一切的父皇绝不会看破。

歆德皇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“大了，朕几乎认不出你来了！”

我的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，和自己的父亲终日处在一座皇城之内，居然对面不相识，天下之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。

他伸出手来，把我从雪地上拉起身来，在我的面上端详许久方道：“你毕竟还是像你的母亲多些。”他这句话提醒了我，我忽然发现我们父子之间类似的地方的确很少。

歆德皇又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“勤王兄在府内举办宴会，邀请我们兄弟相聚，所以回来得晚了一些。”

歆德皇点了点头，转身向多隆道：“过两天，把他们兄弟几个全部喊到宫里来，朕终日政务繁忙，倒有些日子没有见过他们。”

多隆连忙答应下来。

歆德皇正要远去，珍妃在宫女玉锁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追了上来：“皇上！皇上！我真的不是存心惹您生气！”

歆德皇面色遽然转冷，重重地拂了拂衣袖：“把她给我拖回去！”说完头也

不回地向前方走去。珍妃被两名小太监推倒在雪地上，一人架住她一条臂膀，死命地向后拖去。

我叹了口气，向那两名小太监道：“你们两个先回去吧，我会把珍妃娘娘送回去。”

歆德皇远去以后，珍妃和玉锁抱在一起仍旧坐在雪地上痛哭。我示意易安牵着马车先行回去之后，慢慢来到珍妃的身前：“珍妃娘娘，雪大风寒，你还是回宫歇息吧。”

珍妃美目之中珠泪涟涟，根本无力从雪地上站起身来。我脱下大氅为她披在身上，没想到短短一个晚上，我的大氅居然会为两个女子抵御风寒。我和玉锁搀扶着珍妃回到了淑德宫，这里比起我所居住的清月宫还要冷清许多，偌大的宫殿内只有珍妃和玉锁两人住在这里。看来父皇的确是对珍妃动了真怒，居然连一个小太监也没有给她安排。

玉锁怯怯地说道：“贵妃娘娘，我去给您准备热水！”

望着玉锁远去的娇小身影，珍妃惨然一笑道：“贵妃娘娘……呵呵……有谁还会记得我这个贵妃娘娘……”她的绝世姿容在青灯下显得格外憔悴，两泓美目中荡漾着凄美的清泉。

我不忍再看下去，起身向她道别。

珍妃颤声道：“你莫不是也看不起我……连句话也不想和我说吧？”

我笑道：“珍妃何出此言，娘娘在胤空心目中，身份和生母无异，世上哪会有儿子看不起母亲的事情。”其实我和珍妃相差不过三岁，按照年纪我至多称呼她一声姐姐，可是辈分有别，莫说是三岁，即便是三个时辰，我也要礼相待。

珍妃悠然道：“若我没有记错，今晚应该是元宵佳节，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还和圣上一起在万花楼赏灯，可现在……”

我这才留意到，房间内的紫檀木桌子上摆满了酒菜，还有两副碗筷，看来珍妃是准备和父皇一起享用的。

珍妃起身道：“从今日午间，我便在膳房中准备圣上的晚膳，多隆总管特地交代，让我为圣上准备‘霸王别姬’这道菜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的声音开始颤